

锦绣园

234

戏逗芳心

她以为他是个好人，
谁知道他不仅「纵奴行凶」，
还当街轻薄她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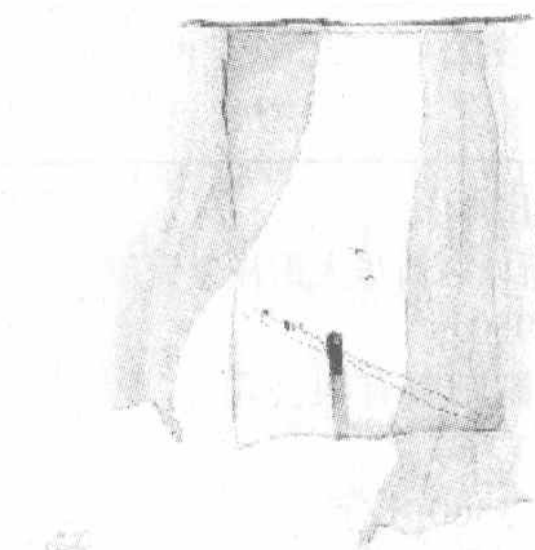
舒琳

2006.2.2



戏逗芳心

舒琳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锦绣园/珠雅等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6. 5

ISBN 7-204-07869-1

I. 锦... II. 珠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0835 号

策 划: 朝扬花雨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 朱莽烈

封面设计: 黄 浩

锦绣园 (第五辑)

主 编: 珠 雅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: 0471-4971950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1/64

印 张: 120 字数 336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204-07869-1/I·1626
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
方法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1

清乾隆末年 江苏江宁府城

薄暮时分，高朋满座的茶肆里人人轻松地高谈阔论，闹哄哄的一片，好不热闹。

柜台前的一桌客人，像怕别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似的，音量大得刺耳。

“唉，你们听说了没有？江南一带最近很不平静哪！”

“很不平静？为什么？”同伴间一名矮胖男子问道。

起了这话头的中年瘦子咽了口口水，一脸惊惧地回道：

“‘叫魂’！这叫魂的妖术又死灰复燃了！”

茶肆里顿时一片沉默肃静，气氛显得诡异。

了解何谓“叫魂”的人，是我看你、你看我，脸上尽是不安的神情。而不了解的人也因为这耸动的名词，停了交谈、竖起耳朵，十分好奇地想知道内情。

“‘叫魂’？！你是说真的还是假的？”矮胖男子十分惶恐地又问。

“当然是真的——”

“喂，什么是‘叫魂’呀？”邻桌突地有人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

两人见是个小伙子，也就不奇怪他会这么问。此时，有人跟着起哄，有人交头接耳，茶肆里又恢复了嘈杂。

“小伙子，要说起这‘叫魂’，就得从十几年前的浙江

省德清县说起……”瘦子喝了口茶、缓了缓神后，才又出声回忆道：“那一年，德清县东面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了。那水门和城桥塌了自然得修，所以知县雇请了一班石匠来打桩安装新的水门，谁知修着修着就出了怪事儿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喝了一口茶卖起了关子。

茶肆里立时又起了一片喧闹，催促着要他快说。

瘦子有些得意地笑了笑，才慢条斯理地继续说道：“话说那年有个姓沈的农夫，和两个侄儿同居一室，谁知这两个侄儿不仅长期欺凌他一家，还将他的钱财拐骗殆尽。大字不识一个的姓沈的农夫在无处伸冤之下，便在土地庙的供案前焚烧了一张黄纸，告到了土地爷那里。”

“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”邻桌有人不以为然地插嘴道。

“这怪就怪在后来姓沈的农夫知道了德清县修水门的消息，又听人说石匠们需要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，贴在木桩的顶部，这样大锤撞击着木桩时，会添加一种神秘的力量，如此木桩便容易打进河底，这就名为‘叫魂’！而且凡是因此被窃去精气灵魂的人，不是生病便是死去。所以，这姓沈的农夫便拿着写了两个侄儿姓名的纸片要那班石匠帮忙。”

茶肆里顿时一阵哗然，连身处一隅的傅红瑛也不禁侧目看去。但女扮男装的她为免被人注意，连忙又低下头去，静静地倾听着。

“那后来呢？那班石匠帮忙了吗？”有人连忙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瘦子这次回答得直截了当，“那石匠头子一听这邪恶的勾当，马上召来了当地保正，将姓沈的农夫扭送德清县衙里盘问。最后知县下令将他打了二十五大板后，才放了他。”

此时大家一阵交头接耳，有人替姓沈的农夫抱不平，亦

有人认为这判罚判得轻了。

“这事儿还没了呢！”瘦子又开口道，“听说，还有个姓穆的采药人，企图诱使那石匠头子的副手将一个纸包植入桥桩后打入河中，这样那姓穆的便可以将他当做术士交出去，好向朝庭邀功请赏。但是那石匠副手一怒，便揪住那姓穆的，把他拖到了县衙门，这回那姓穆的不仅受到重杖，还带枷示众。”

话一落，有个小老头儿也忍不住说话了：“听说那年不止德清县出了这怪事儿，钱塘县里也有人带着‘叫魂’的符咒害死了两个孩子……”

“对对对，我也听说萧山县里有游方僧会用剪人发辮的方式叫魂。”

“不只剪人发辮，连割下妇女衣襟也能叫魂。”瘦子得意地又大声发表所闻所见，“听说那年仁和县里有个精通神奇法术的僧人，会以迷药弹人之面，当那人昏迷之时，才乘机剪去男人的发辮或妇女的衣襟，然后念咒摄出那人的灵魂，再将剪下后带有灵魂精气的发辮扎在纸人纸马上，用它们来获取别人的财物。结果，有个乞丐就因为学得这种妖术，在山东邹县失风被捕，闹得满城风雨，听说还直闹上了京城……”

至此，众说纷纭之下，各式各样扰乱人心又稀奇古怪的事，充斥着茶肆里的每个角落。而大家一听说这名为“叫魂”的妖术又重现世道，一时之间人心惶惶，骚动不已。

傅红瑛眼观四路、耳听八方，不知不觉地皱起了眉。

“不对啊，这‘叫魂’一事当年在官府的查禁之下，不是销声匿迹了吗？怎么会在十年后又死灰复燃了？”一老翁向瘦子问道。

“这我就不清楚了……”瘦子有些尴尬地一笑，随后他

摇头叹息道：“希望官府赶紧有所行动，否则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恐怕是会越来越苦了。”

这句话引起不少共鸣，也有了一些批评时政的耳语。

傅红瑛原本听得津津有味，更不畏怯这叫魂妖术，正所谓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。何况据她所知，经过官府调查，从来就没有人因“叫魂”而生病或死去，所以这些乡野奇谈她一向姑且听之，从未认真以待。

但是，这些人批评朝廷，甚至谩骂官府，就叫她听不下去。因为身为两江总督的独生女，她如何任由这些人间接地侮辱她敬爱的爹？

不过，她很快便压下怒火。

打从自己女扮男装出游之后，一向养尊处优的她方知人间疾苦。这有苦无处伸的小老百姓私下发发牢骚、出出怨气，也无可厚非……

傅红瑛想着想着，不由自主地，一双盈盈秋波又觑向了那名坐在僻静角落里的年轻男子。

那男子约莫二十余岁光景，脸如冠玉、潇洒倜傥，在这种贩夫走卒聚集的粗俗茶肆之中，很少见到这般俊雅风流的人物，是以打从她进了这座茶肆之后，总是忍不住对他多看两眼。

仿佛察觉到有人正在对他瞧，那男子猝然回眸，霎时捕捉住了她来不及收回的目光，朝她微微一笑。

傅红瑛脸上一热，心跳加剧地连忙把头转了开去，再也不敢看他。

此时，茶肆外不远处起了一阵骚动，引起了众人的注意。

一向爱看热闹的傅红瑛立时付了茶钱，来到了大街上。

只见一名虎背熊腰的壮汉捉住了一个小乞儿不住地叫

骂：“臭乞丐，你敢偷俺的钱！走，咱们见官去。”他边说边扭着小乞儿的手臂，痛得那小乞儿不住地哭泣哀叫。

“大爷，您饶了俺吧！俺娘生了大病，急需要银两看大夫呀。”

壮汉丝毫不予理会，“臭小子，别哭死哭活的，俺不吃你这一套！这么小就有胆子偷钱，那长大了岂不是要杀人放火了？”

“不会的、不会的！您放了俺，您放了俺吧！”小乞儿不断地哀求。

“不行！俺一定要捉你见官。”壮汉边说边拖着小乞儿往前行，惹得小乞儿惊恐得又一阵哭叫。

“住手！”傅红瑛一时心软，冲动地出面喝住了壮汉。

那壮汉定睛一瞧，是一个略带脂粉味的清秀少年在此强出头，忍不住出言讥诮：“你这个娘娘腔的小子，没你的事，给俺闪一边去！”

“本公子偏不！”傅红瑛见他出言不逊，气得粉颊微红，“这位小朋友都说他偷钱是为了他娘生病要看大夫，你怎么还能铁石心肠地要将他送官究办？”

此话一出，引起围观群众一阵鼓噪，在傅红瑛有些得意忘形之际，赫然发现那名在茶肆里对她微笑的男子也一脸兴味地杵在人群之中。

但她无法多想，因为那不识时务的壮汉出声打断了她的思绪，“小子，犯了法就要接受律法的制裁，这乃是天经地义的事。”

动之以情不成，也心知肚明他说得有理，傅红瑛沮丧之余，只好再诱之以利，“这位大哥，法律不外乎人情，只要你高抬贵手放了他，看他偷你多少银两，我加倍奉还就是。”

孰料那壮汉还是一口拒绝，拖着小乞儿转头又往前而去。

从来就没见过这么择善固执、不知变通之人，傅红瑛在既羞且恼之际，又见那小乞儿一脸哀戚恳切地望着她，一个冲动之下，她又追了上去。

“你这个浑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一声娇斥，武功底子不错的她出手袭向那壮汉的身后。

一直在旁观望的那名年轻男子见状，知道这小妮子的身手绝对敌不过壮汉，在暗叫一声“不好”后，立时挡在她身前化解了那一掌。

“这位公子，有话好说。”

傅红瑛惊愕中立时发现，挡在她身前的竟是那名在茶肆之中的男子，一时之间思绪纷乱，粉脸上不由得青一阵、红一阵。

而那位也是个练家子的壮汉早察觉有掌风来袭，他回头一看，却发现那出手相助之人竟然是他寻访多日的主人，原本横眉竖目的神情立时转为惊喜交加，“爷，原来您在这里，福祥一路找您找得好苦啊！”他任由小乞儿趁乱逃跑，一脸恭敬地奔向了那名男子身旁。

傅红瑛觑见小乞儿逃了，一颗心才放了下来，却又从壮汉口中惊异地得知两人竟是主仆。

她立时不满地对那男子斥喝：“喂！你身为主人，为何纵仆逞凶？”

“纵仆逞凶？”永璇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她，“我只看到一个撒泼无赖，没见着什么纵仆逞凶。”

傅红瑛见他拐着弯骂自己，不由得怒火大炽，“喂，你说话客气一点，我哪里撒泼无赖来着？”

“这位公子，在下并没有指名道姓，你又何必对号入

座。”永璇一派轻松地笑说，眼中闪耀着挑衅似的兴味光芒。

傅红瑛哪堪被如此捉弄，一个急怒攻心，霍地凌厉出手，只想撕去他脸上可恶至极的笑容。

她的拳法以快打慢，以变扰敌，但那男子却跟着她迅速地应招，几个回合之后，主客之势即已倒置。

永璇自然看出端倪，游刃有余之间，不禁暗自发笑。

打从在茶肆中，他便看出这清秀的少年是个女儿身，这莫名地撩起了他的兴趣，而在攫住她探索的目光之后，这股兴趣也更浓了。是以他才会跟着她出了茶肆，还忍不住插手管了这档子事。

此刻，看着已处下风的她，累得娇喘吁吁、双颊绯红，令他心生爱怜，却也更加想逗弄逗弄她。

傅红瑛此时已明白此番遭遇高手，一时心怯，转身欲退，哪知对方招式连绵不断，纠缠不休，她暗暗叫苦，只得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再战。

突地，只见那名男子邪佞一笑，东摸一把，西勾一腿，并不攻击她的要害，却似存心开玩笑般地戏弄她。

傅红瑛向来端守礼教，哪容得一个男子如此轻薄胡闹？！她心头一时气急，招式更是大乱，就在门户不紧之时，那男子更是得寸进尺地一掌触到她，他嘻嘻一笑，向后跃开。

“可恶狂徒，本姑娘跟你拼了！”傅红瑛怒急攻心，气得自曝身份。

“姑娘？！”永璇故作无知惊奇状，“难怪你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由于自曝身份惹来无耻的调笑，又见围观的人对着她指指点点、窃窃私语，她羞怒得直想一掌毙了他。

银牙一咬，她一转为凌厉的攻势招招拼命，迫得永璇怕

错手伤了她而倒退连连。

眼见主人节节败退，不明所以的福祥，立时护主心切地想加入战局。

“阿福，退下！”永璇一声斥喝，令福祥无奈地只能退至一旁，焦急地搔头挠耳。

在街上缠斗的两人又过了数十招，傅红瑛眼见打不过人家，还遭受奇耻大辱，在那男子一招袭来之时竟不抵抗，只想来个同归于尽。

永璇心惊之余，猛一收势，只在她左肩轻轻一按，将她直推出五六步开外。

他立时纵身上前一揖，“姑娘休要见怪……”

傅红瑛又急又怒，不由得迸出两行清泪，一声呜咽，转身发足狂奔。

“姑娘……”永璇惊愕后悔之余，想也没想便追逐而去。

“爷……”福祥急急喊了声，立时跟了过去。

三条人影立时在大街上乱窜着。

人生地不熟的永璇追了几条街，发现那名扮着男装的女子忽地不见了。

他站在街角焦急地左顾右盼，却再也难觅那女子的踪影。一种打心底溢出来的浓浓失落感令他一时六神无主。

此时，福祥已追了上来，惊愕地发现主人一脸失魂落魄地发着愣。

他不禁暗暗纳闷，跟着主人这么久了，从未见过主人如此失常。先不说那多管闲事的小子明明一身花拳绣腿，武艺在主人之下的自己都有把握在十招之内取他性命，但主人却一直和那小子纠缠不休，而且见那少年哭着跑了，主人又莫名其妙地追逐着他，如今又现出这样痴迷的神情……

突地，福祥突然想起那个小子一脸清秀，心一惊，不禁暗自揣测——

难道主人有断袖之癖？！

“爷……”福祥不禁忧心地喊。

永璇不予理会，不死心地又继续往前寻去。不多时，过了一个转角，一幢高墙大院赫然出现在眼前，他抬眸往大门上一望，一块黑底红漆写着“总督府”的气派匾额立时映入眼帘。

难道她进了这里？略一思忖，永璇作下了几个决定。

一转头，他睨了福祥一眼，冷声说道：“阿福，你擅自离府，应当何罪？”

这从小就跟在他身边，一向对他忠心耿耿的福祥来得正巧。因为他有些事正需要有个信得过的人去办；但福祥来得也不巧，因为他令自己得罪了个姑娘，一个自己越来越有兴趣的姑娘。

闻言，福祥顾不得有没有旁人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忙跪了下去，“爷，卑职该死、卑职该死！但卑职是因为挂念着爷的安危，所以才……才——”

“好了。”永璇一扬手，打断了福祥的话，“这回我就不多与你计较。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！”

“卑职愿受任何责罚！”福祥磕着头，诚惶诚恐地说道。

“哼！这可是你说的……”永璇一拂袖，背对着福祥闪过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后，又冷声说道：“我命你削去头发，出家当和尚！”

福祥猛地抬头看着主人的背影，惊奇得下巴都快掉了。



“瑛儿！”徐氏一听闻爱女回到府中，立时来到女儿闺房。

只是一进门，发现女儿一身男装，她忍不住叨念了起来。

“瑛儿，你怎么不听话，又女扮男装乱跑了？”

傅红瑛微一错愕，一回家，她只顾沉溺在被羞辱一事，竟忘了换上女装。

“娘。”她垂着头起身相迎。

“瑛儿，你哭了，还是不舒服？”徐氏发觉了女儿眼眶红肿。

傅红瑛心一酸，眼中险些又迸出泪花。她努力压抑着，不敢开口，就怕一开口，泪水又要决堤。

但她的不言不语，却令徐氏惊觉有异，“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”

“娘……”傅红瑛再也忍不住了，立时扑到娘亲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好不委屈。

徐氏立时揪心地上下打量着女儿，“瑛儿，告诉娘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傅红瑛强忍泪水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“娘，我没事……”

“你都哭得像泪人儿了，还说没事？”徐氏抬高了音量说道。

她心念一转，马上将不满全转到了傅红瑛的亲爹——傅鸿昕身上。

“这都要怪你爹，不该从小将你当男孩子养。一会儿请夫子教你舞文弄墨，一会儿又是请师傅教你耍刀弄枪，让你

戏逗芳心

love me | page 010

一个黄花大闺女老是一天到晚女扮男装往外跑。”

“娘。”傅红瑛眼泪稍止，似无奈又似撒娇地喊了声。

徐氏一叹，“唉，这也要怪我的肚子不争气。这么多年，就只生你一个女孩儿，日后九泉之下，教我有何颜面去见傅家列祖列宗。”

傅红瑛不禁暗自哀叹了声。这些话自懂事以来，她都不知听了多少遍。可身为独生女，她不听那要叫谁听？是以每次她总会捺着性子软言安慰几句，这回自然也不例外。只是正当她要开口时，忽闻丫鬟翠花来报。

“夫人，小姐，老爷差了人来说，今晚府衙里还有事，晚膳就不与夫人和小姐一起用了。”

“又不回来用膳了！”徐氏皱着眉似埋怨又似担心。不过，对于丈夫一忙起公事便没日没夜这点她也早就习惯了，因此，注意力又回到了女儿的身上，“瑛儿，饿了不？想吃什么，娘叫厨房准备去。”

傅红瑛微蹙黛眉，“娘，您别忙，我现在一点儿胃口也没有，只想静静地休息。”发生这么丢人的事，气都气饱了，如何吃得下？

徐氏见状，又想起方才的事，“瑛儿，你还没跟娘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娘，我没事。”就算面对亲娘，此等不名誉的事，她也难以启口，“瑛儿只是见着一乞儿沿街乞讨，又想起自己自小饱受爹娘百般疼爱，是以一时有所感触，才会落泪。”她随意找了个理由搪塞。

“真是这样吗？”徐氏看得出来女儿似乎有所隐瞒。

“娘，瑛儿有武艺防身，想欺负瑛儿没那么容易，您就别再瞎疑猜。”傅红瑛别过脸去，说得心虚不已。

徐氏半信半疑，“好了，我就不再追究，但是以后娘不

许你再女扮男装擅自外出。”

“瑛儿知道了。”傅红瑛也不争论，经过此番教训，恐怕她得好久才会想再踏出大门一步。

“知道就要做到。”徐氏语气少见的强硬。“你爹最近忙得昏天暗地，别再让他为你操心。”

这一说，勾起了傅红瑛的好奇心，“娘，爹最近在忙什么？我好久没见到他了。”

徐氏又是一叹，“还不是因为最近江南一带出现了不少骇人听闻的叫魂妖术，弄得老百姓草木皆兵、人人自危，你爹又一向尽忠职守，为了给老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日子过，自然得没日没夜地忙碌。”

傅红瑛一听，茶肆里人人惶恐的神情立时浮现眼前。

真想不到这种令爹一向嗤之以鼻，又视为无稽之谈的叫魂妖术不仅越演越烈，还带来这么多麻烦，身为女儿的她不禁开始担心起来。

“所以瑛儿，没事少出门，免得惹祸上身。”徐氏不忘再叮咛一句。

傅红瑛回过神来，用一笑泯忧愁，“娘，您别担心。这‘叫魂’主要是因为人们无知又迷信的关系，才会引起这般轩然大波。”

“你这话说得跟你爹是一个样。”徐氏笑睨了女儿一眼，随即又正色地说道：“可是瑛儿，自开天辟地以来，咱们老祖先就懂得要拜天地、敬鬼神，所以你可千万别小看这种不可知的力量。”

傅红瑛不想再争辩，只是亲昵地挽着母亲笑说：“娘，我懂。”

徐氏也笑了，“好了，快换下这一身衣服。翠花，你赶紧伺候小姐换回女装梳洗一番。”她转头交代完后，便在另

一名丫鬟的搀扶之下离开了。

此刻的傅红瑛觉得心里好过多了。

只是一转眼，“叫魂”一事直在她心底发酵，这一发酵，连带的，那个俊逸却邪恶的面容也悄悄浮上心头，渐渐地又占据了她的所有思绪……



傅红瑛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

只要她一闭上眼睛，下午发生的事便在心旌回荡，令她越想越气。只是心念一转，却也忍不住哀叹，这都怪自己资质愚钝、技不如人，才会让人欺负至此。

一思及此，她又气得忍不住重重地捶了床铺好几下。在发泄怒火之余，霍地灵光一现，她决心苦练武艺。

二话不说，她立时翻身跳下了床，换上了一身劲装，抄起悬挂在床边的一把剑，直往庭院里去。

浮云掩月，夜阑人静的偌大庭院中，飘着夏日茉莉淡淡的香气。

傅红瑛拔剑出鞘，由舒渐紧，由缓渐疾。只见她挥着手中的长剑，纵横起落，宛如白雪弥空，上下回旋，恰似梨花飘飞，一时剑起人舞，霎是好看。

正当她舞练得忘我之际，远远高墙上忽地出现了一抹黑影。

那抹黑影静静地看了半晌，正打算离去时，却在浮云散去、月光乍现之后，突地发出一声似惊又喜的低喝——

“是你？！”

傅红瑛于错愕之中收了剑势，定睛一瞧，也不禁杏眼圆睁地脱口而道：“是你？！”

她已经认出那站在月光下的男子不是别人，正是白天轻薄她的那个无耻之徒，难怪她会觉得这嗓音有些许的熟悉。

“大胆贼徒，竟敢夜闯总督府内院！”旧仇加上新恨，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的她立时举剑攻去。

“姑娘，我……”永璇不便透露他夜访总督府的原因，可他想跟她解释白天的事，不过她已然失去理智，一点儿也不给他机会。

“有什么话到府衙公堂之上再说吧！”语毕，她扬起森冷剑影直向永璇漫天飞舞。

永璇原先也不敢大意，可在凝神和她对了几招后，却发现她的剑术实在是不怎么样。是以他玩心大起，从容不迫地边应战边笑问道：“姑娘，请问芳名？”

傅红瑛见他还是如白天那般的嬉皮笑脸，立时气昏了头，“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字！”说话之间，她使出全力朝他刺去一剑。

永璇一笑，伸手扼住她柔细的右手臂，一使劲便将她拉至眼前，“姑娘，别生气，白天之事我原是无心，还请姑娘海涵。”

在滢滢月光映照下，只见她云鬓束帕，柳腰束带，眉宇之间透着一股英风爽气，有别于白天的少年装扮，却也显露出另一种动人风情。

永璇看得目不转睛，又闻到她身上传来一阵少女的脂粉幽香，一时之间，不禁心荡神驰。

看着近在咫尺的他一双瞳眸紧紧地锁住自己，握着自己的大手也隐隐透着热气和力量，傅红瑛失神了半晌，可是在意识到两人如此有违礼数之时，随即又羞又急地发出一声娇斥，空着的另一手也对着永璇发出一掌。

“放手！”

戏逗芳心

love me | page 014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ortongbook.com